序章(test)

帝国历1328年，你出生于东部地区加斯兰的一个边境村庄，布勒村。

你的母亲擅长手工编织，你身上的衣物都由她一针一线缝制而成。

而你的父亲，是一名退伍老兵，凭借着在战场上磨练出来战斗技巧，时不时能从附近的山上猎到几头野兽。

或许是见识过战场的残酷，你的父亲从小就教导你剑技。

得益于此，你一直是村里最强壮的小孩，在17岁那年，你第一次拿起开刃的剑，和入侵村庄的游牧民们战斗。

但你并不是一个冷酷嗜血的人，挥砍时总是避开要害，也不追击逃跑的敌人。

在击退了游牧民之后，你回头看向父亲，发现他的剑上没有一滴血。

虽然战斗时有发生，但你们的生活依旧平和简朴。

直到最近几个月，你发现父亲的精神状态有些不稳定。

他总是向你描绘他的梦境：

“我漫步在一条林间小径上，抬头看到的却是密密麻麻的太阳和月亮，填满了天空。时间就像铁水一样粘稠，我的每一次挣扎都会产生椭圆形的气泡，我看着它被挤压得越来越小，散成无数细碎的泡沫…”

在神志相对清楚的时候，他总是在书房里，焦躁地写画着什么。

你认为这是压力太大导致的，最近游牧民的进攻越来越频繁，父亲的剑上开始沾染血迹，虽然不知道是谁的血。

终于有一天早上，你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

父亲失踪了。

你破开被锁住的书房门，却差点被满地的书绊倒。

原先整齐排列在书架上的书如今散落一地，许多打开的书上都留有潦草的字迹。

你一边艰难地在书堆中寻找落脚点，一边浏览着书中的内容。

有几本书的内容由晦涩难懂的文法写就，似乎是在描绘一种神秘的仪式，以你的知识判断，这属于恶魔学的研究范畴。

你不知道一生习武的父亲为何会痴迷于研究这些东西，但仍然隐隐感到担心。

脚边一本翻开的书引起了你的注意，即使字迹十分潦草随意，但你还是认出，这就是父亲的手笔。

这是父亲的日记，最后一条记录于昨天：

“我想我已经接近了真相……神的旨意…只要杀死…不！我到底在说什么！我的心智已经走到了尽头，但我还有未了之事，是时候完成这场跨越数十年的复仇了…”

你大受震撼，没想到一向温和宽厚的父亲竟还有如此沉重的过往。

复仇…剑刃上的鲜血…

你往下看去，发现了一张手绘的地图，与记忆中的地点相比对，你意识到这就是家附近的地图。

家的位置标记着一颗五角星，而不远处的山区上则有一个血红色的叉。

不安与担忧在你心中不断膨胀。

以父亲最近的精神状态，如果贸然战斗，后果不堪设想。

来不及多想，你抄起日记塞入怀中，扭头就要冲出家门。

稍加思考后，你回到自己的房间，从箱子里抽出自己的铁剑。

（只要是第一次拿到的武器，都要把介绍贴上去）

为了格挡游牧民的铁斧，你的剑刃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小缺口。

父亲的剑刃一定十分完整锋利吧。

一想到父亲，你的心中再次略过一阵焦急。

“我要找到父亲，把他带回来。”

（↑经典flag）

母亲对你的突然出行有些惊讶，但还是默许了，父亲的失踪对她的打击很大。

离开家后，你径直朝着山里跑去。

山中的路你大致清楚，只是没（mò）过脚踝的积雪严重拖慢了你的进度。

你心急如焚地朝着山里行进，全然没有注意到路边草丛的响动。

视野边缘闪过一道黑影，你敏锐地转身，握住了剑柄。

一匹野狼正幽幽地盯着你，它一动不动地挺立在雪地中，全身的狼毫根根倒竖，四肢微微弯曲，似乎正在积蓄力量，只有从锋利獠牙间溢出的丝丝白气才能证明这是个活物。

你深吸一口气，拔出了铁剑。

（然后是战斗部分）

一番战斗后，野狼已经是强弓之末，但仍然挣扎着向你扑来。

你压低身体，将剑尖挥出新月一般的弧度，划过它的咽喉。

鲜血如喷泉般洒出，染红了一大片地面。

野狼的身体在空中划过一道毫无生气的曲线，最后重重地砸在雪地上。

几缕白色的烟气从它的口中和伤口处缓缓升起，仿佛是升天的灵魂。

这就是斩杀生命的感觉吗？

胜利带来的喜悦和得意瞬间烟消云散，你的呼吸变得粗重，用颤抖的手收起剑。

为了生存，生命竟能爆发出如此强大的魄力。

（↑划重点，后面要考的）

你抓起野狼的尸体，准备将其挪入路边的枯木丛。

拨开枯木丛，一串模糊的脚印显现在雪地上。

大雪封山数日，一般人根本不会想着进山。

说不定会是父亲…

简单埋葬完野狼的尸体，你顺着脚印继续前进。